



掉了門的新亞信箱



木扶手為列航飛當年親手造



樓梯的顏色由當年新亞學生所漆，今已剝落。



錢穆當年住三樓西北方一間約一百呎小房(右方鐵皮下)，今天看來尤其殘破，這倒是一代國學大師的故居。

流亡的空間 流亡的時間

我們後代子孫很難相信，在這世上曾走過這樣一個血肉之軀。

一陣柴油味，隨着一輛輕型客貨車溜過，我們嗅不到一點學術氣息。今天摸上桂林街六十五號，狹長的樓梯在大白天也顯得昏暗，一個寫着「六十三至六十五號三樓、四樓」的木製信箱空空如也，信箱門早就失去了。我們沿着有半世紀歷史的木扶手，兜了兩三個圈，列航飛指了指一道牆，牆上有兩扇通向天井的氣窗，記者會意，五十年前，這裏掛着一個非常特別的牌匾。

牌匾上平實地寫下幾個秀麗的字：新亞書院大學部。

今天這個校名牌消失了，牆上了無痕迹，只是遙想當年，掛在這個樓梯轉角處的幾個字，所代表的一段歷史，一些人物，一種精神，經歷過、聽聞過那時期那地方那人物的當代人，看見這幅什麼都沒有了的牆，都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怦然心動。

平實工整，而力發千鈞。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當年掛一個稱為「大學」的牌子，為港府法例所不容，因為當時官方只承認一間大學——香港大學。港府不僅不許民間自稱「大學」，更下令私校都必須作商業登記，當時全港只有錢穆擔任校長的新亞書院，堅持自己是為教育而教育，不是為商業而教育，而堅決不作商業登記。

當年的創辦人，是五十五歲的校長兼文史系主任錢穆，四十一歲的教務長兼哲學系主任唐君毅和四十六歲總務長兼經濟系主任張丕介。錢穆、唐君毅成名甚早，錢穆雖沒進過大學讀書，但憑一部《劉向、歆父子年譜》震驚學術界，被聘入北京大學任教，成為最受歡迎講師，與胡適齊名，當時人稱北胡適南錢穆；唐君毅師從近代中國哲學家梁

漱冥、熊十力等，從西方哲學回歸中國思想，後融匯西方、中國、印度哲學，而自成一體，八十年代《大英百科全書》列為中國當代哲學家之一。張丕介青年時曾加北伐革命，統一後赴德國留學，三十一歲取得佛萊堡大學經濟學博士。當時任新亞書院會計長的，是曾任國民政府時期中央銀行高層、著有《無形資產論》(這本書曾是美國各大學經濟學系的教科書)的楊汝梅，至於新亞董事長，則是在香港出生、參加過國革命、獲哈佛大學法律學士及牛津大學法律博士、曾任國民政府外交部次長、後在香港成為執業大律師的趙冰。

破室裏臥虎藏龍

印度聖雄甘地一九四八年去世時，愛因斯坦說：「我們後代子孫很難相信，在這世上曾走過這樣一個血肉之軀。」今天我們站在桂林街，很難想像這幢異常破落、裏面佈滿板隔房和新移民的殘樓，就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的發源地。新亞創辦人國學大師錢穆、哲學大師唐君毅，曾經在這裏講課、居住和著述，錢穆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國史新論》和《人生十論》，唐君毅的《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均脫稿於此。

我們走到三樓一單位，按門鈴想拍攝當年新亞書院之今貌，一個八九歲的男孩應門，他不許我們內進(因他媽媽吩咐過)，但可以讓我們拍照，他問：「為什麼拍照？」同行的列航飛，是這裏差不多第一批畢業生，他說：「我以前在這裏上課，後來又在這裏教過書(新亞夜學校和華夏書院)。」小孩知道這裏原來曾經是一間「大學」，好像有點高興。我們卻不知道應該怎樣說，才可以讓他明白，錢穆、唐君毅、張

丕介、趙冰等人，是如何不可思議的「血肉之軀」。

那決不是幾句話，或者一篇文章，就能交代的。

記者曾問起一個九五年畢業的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畢業生，她勉強知道新亞創辦人是錢穆，至於唐君毅，她聞所未聞。記者想起幾年前曾任職某暢銷報章，提起不如嘗試訪問李天命，採訪主任說：「誰是李天命？」記者大奇，一時難以回答，想了想，只好虛虛地答：「一個很受歡迎的『學術明星』。」採訪主任大喜：「這個 term (指『學術明星』這個詞) 起得好啊！就採訪他！」

《李天命的思考藝術》再版五十次，直迫黃霑早年的《不文集》(按：講哲學的書銷量竟然直追講鹹濕的書)，但仍有傳媒高層不知李天命，則唐君毅、錢穆，香港少人認識，又有何奇？

至於新亞另一創辦人張丕介就更少人認識了。張丕介當年兼職《民主評論》，得基金支持，張每月可領稿費，那個年代是大數目，他全用於當時「教授拿不到薪水，學生繳不出學費」(錢穆語)的新亞書院身上，由於當年十有九位學生是逃難而至者(一如眾教授)，因此新亞不僅教授窮，學生更窮，第五屆畢業生黃祖植說，當年新亞學費每年四百八十元，相對於普通人月入當時為三百元，銀行經理月入五百，學費不能說便宜，可是，由於教授和校方諸般「寬容」，八成學生獲免學費，有時巧立名門曰「工讀生」，固然有學生為學校做清潔、註冊等工作，但也有學生什麼都沒幹，就是不用交學費。最窮的時候，張丕介的太太要變賣首飾，以支持新亞辦下去。第二屆新亞畢業生



四樓是新亞學生上課的地方

樓梯堆滿垃圾

新亞舊址今已分租給多個租戶

小孩一直不知道自己住的地方竟有如此厚實的文化背景

列航飛（現任華夏書院校監）說，談新亞，關於張丕介先生，應大書特書，他的經濟理論（例如農地農有，市地市有，資源地公有）對現在中國土地改革仍有前瞻作用。

張丕介一九七〇年去世，臥病於明愛醫院時，探病和主動輪更照顧張老師的青年絡繹不絕，醫護人員十分驚奇，後來知道全都是新亞的畢業生，不由得感慨地說：「新亞書院的學生對待張老師，好過千千萬萬的兒女對待他們的父母親。」學生回應說：「這是人生難得的機會。」張丕介出殯時，靈堂

一片哭聲，穿黑袍披黑紗的孝子孝女，通通是他的學生，哭他的人，不是張丕介的兒女，因為他沒有兒女，全是新亞的畢業生。同是中國當代四大學者之一的徐復觀當時看見此情此景，很受感動，他說：「我今天見到了新亞的真精神。」

列航飛說新亞精神就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黃祖植說，新亞精神有兩個層次，第一是發揚中國固有優良文化，第二是為了這理想在厄困苦難的環境下奮鬥。

新亞三階段

1949-50年	新亞書院前身「亞洲文商專科夜校」成立，次年易名新亞書院，坐落深水埗桂林街。
1954-56年	接受「雅麗協會」資助，資金較充裕，兩年後搬進土瓜灣農圃道。新亞研究所同期成立。
1963年	獲港府邀與崇基書院、聯合書院合併組成中文大學。一九七三年遷入沙田馬料水。



新亞學生過去練太極的地方，至今雜亂如斯。